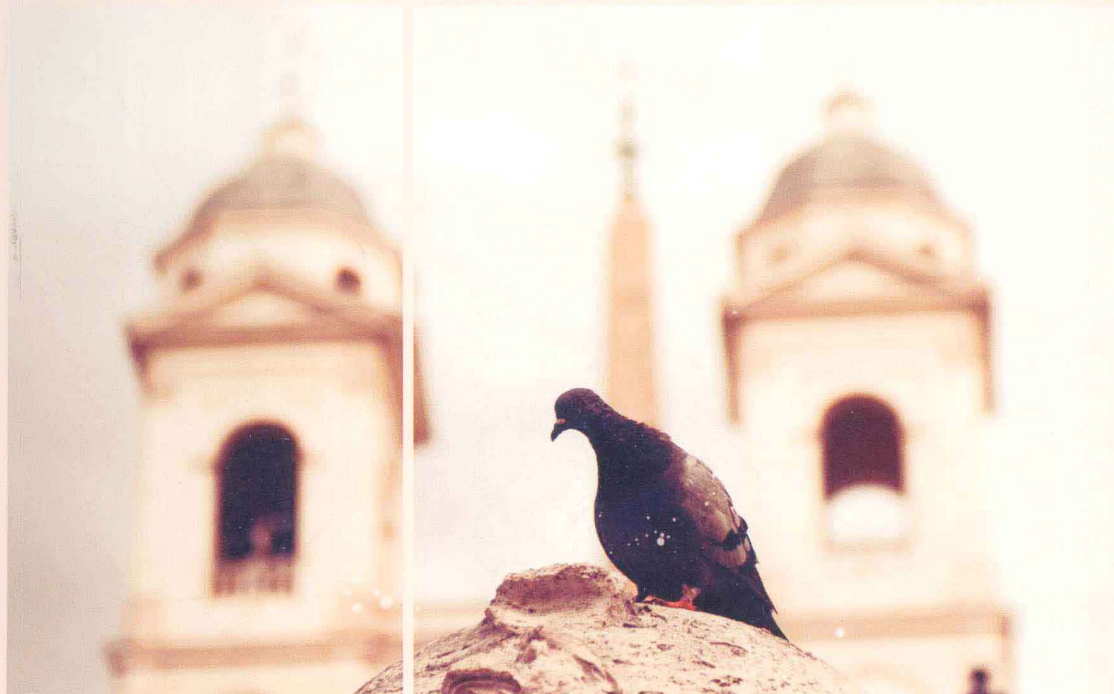




香水帝国

樱桃芭蕉 著

To My Dying Love

那些义无反顾的爱与付出，
恐怕我一生都无力担负，
所以，请不要因我的离去而一世孤独。

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如果能够选择
我情愿这一生都没有
遇见你
也就不会
有后来的爱
后来的恨
后来的撕心裂肺

历时两年淬炼最挣扎的无望之爱
香水界与时尚圈的爱情箴言
蚀骨噬心般深沉，燎原烈火般炽热
献给每一位渴望爱、寻找爱、遇上爱的女孩
随书奉送独家番外《一瞬》

香水帝国

To My
Dying Love
樱桃芭蕉 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水帝国 / 樱桃芭蕉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4.1

ISBN 978-7-5104-4792-1

I. ①香… II. ①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0628号

香水帝国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樱桃芭蕉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邓萍萍 单诗杰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封面摄影: 肖文伟

装帧设计: 80零·小贾

内文排版: 段文婷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*970 1/16

字数: 265千 印张: 15

版次: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河北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4792-1

定价: 29.8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谨以此文致我的朋友Kindred，
以及我们那段回不去的时光。



如果能够选择
我情愿
这一生都没有遇见你
也就不会
有后来的爱
后来的恨
后来的撕心裂肺

再炙热隐忍的感情
在时间的面前
也终将褪色蒙尘

再悲伤欲绝的痛
也终将在时光的碾压中
消散无形

001 Chapter 1
你我相逢于急景流年

029 Chapter 2
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

041 Chapter 3
有时心动来得毫无理由

071 Chapter 4
越是靠近，越是沉迷

097 Chapter 5
致我濒死的爱

125 Chapter 6
时光倔强地走，我无力挽留

139 Chapter 7
爱到发狂，抑郁成殇

Chapter 8
165 谁在岁月里如斯伤悲

Chapter 9
177 与爱相对的，是恨

Chapter 10
195 多么希望可以不放手

Chapter 11
211 不如不告别

Chapter 12
219 情深缘浅，奈何陌路。

番外
225 一瞬

231 后记

Chapter 1
你我相逢于急景流年



肖隶想起一个词，叫孤勇。
所谓孤勇，是一个人面对一群人的勇气。

李浅浅回想，自己第一次见到肖隶是什么时候呢？

国内第一本土香水品牌Lotus耗费巨资建造的办公楼，走廊长而空荡，他们擦肩而过。肖隶穿了件灰西装，夹着黑色公文袋迎面走来，窄腰长腿，身姿挺拔，英俊的五官让人侧目。

有人窃窃私语：“那位就是国内第一调香师周棠的——心腹？”

“据说挺低调的。”

那时浅浅还是个即将进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，没有化妆，只穿着简单的短袖衬衣和蓝色长裙，混在一堆应聘者中显得学生气。他们等在人力资源部办公室的门外，旁边一同面试的男生正在向周围人吹嘘：“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听过让·杰勒米大师的现场演讲，真正的顶级调香师在欧洲……哎，这位美女，留个电话？”

浅浅正回头看擦肩而过的男人，猛然被叫住，再想看时走廊那头已经空了。

她甚至没来得及看清肖隶的脸。

炫耀的男生看上去家庭背景不错，额前染了一撮黄毛，显得有些流气。他马上被助理小姐请进面试的房间，搭讪并没有成功。

轮到浅浅时已经夕阳西下，正好是最后一个人。

面试官叫张桐，是个留着顺直中发的英俊青年，在Lotus调香师中排名第五。按理说，杀鸡焉用牛刀，这种程度的面试应该是人力资源部的事情，奈何老板不满意上次人力资源部招来的新人的专业素养，指着人力资源部部长的鼻子骂他没用了，这才让张桐来这里坐镇。

“要么是没有实际操作经验，要么只会夸夸其谈，连基本的香氛辨认都不会。下午倒是来了一两个勉强合格的。”张桐无聊地翻看手上的履历表，打算赶紧结束这场面试。

他让助理叫进来最后一位应聘者。

“李浅浅，李小姐！”

浅浅推门进去。

对面的男人从上到下打量她，皱起眉头：“简历显示，李小姐就读于X大……外语系？”

他还是让浅浅坐下了，开始问问题。

“我们并不要求一定要有留学法国的经历，只要是欧洲任何的香水学校都可以……”张桐有些心不在焉，“李小姐有和香水接触的经验吗？”

他不指望面前的女孩有多么惊人的背景，只想按流程结束这场招聘，晚上还有一场晚宴。

“我家旁边有一家香水店，会卖一些店主自己调制的香水。我小时候常常去那里玩，学了一些调香的常识。我没有去过法国，但是……”听了之前“金毛”的吹嘘，再加上张桐的问话，浅浅觉得自己没戏了，“但是第二外语是法语。”

她可怜兮兮地递了一张纸过去：“这是我自己调制的香水‘夏日’的配方表。”

张桐接过表后并没有立刻看，而是敲了敲桌面。

还有个程序没走完。

助理小姐从隔壁房间端出一个托盘，上面摆着几个装有透明液体的瓶子。

“这是我们新人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——嗅觉测试。嗅觉对所有调香师来说

都极其重要，顶尖的调香师被称作‘鼻子’^①。Lotus作为国内第一品牌，对旗下调香师这方面的要求近乎苛刻。您可以拿起瓶子，晃动液体……”

“薄荷、柠檬花、欧石楠……”

助理小姐立刻制止：“李小姐，请把答案写在这张纸上。”

浅浅只好尴尬地埋下头，拿着笔在纸上写字。

回去的时候，晚霞正好给街道镀上一层绚烂的金色。浅浅垂头丧气地下了公交车。去之前她就知道没戏——没有去法国留过学，没有就读于相关专业，连让·杰勒米大师的名字都没听过。好在她还是在校大学生，这次去应聘纯粹是想看看自己的实力，就算真的通过也不能上班，因此除了心灵受到伤害以外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。

刚刚五点，她并不急着回家，而是拐进了街对面一家狭小的香水店。

店铺在A市为数不多尚未拆迁的老街区，红砖墙壁，前面是店面，里间可以住人，后面还带了一个小院子。招牌从九十年代初就没换过，上面的店名也是一句三个字的废话：香水店。

A市是中国屈指可数的一线城市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这种小店毫不惹眼。

老街两旁种着高大的梧桐树，浓密的枝叶在红砖墙壁上投下斑驳的光线，让偶尔过路的行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仿佛时光在这条街道上从未流动过，二十年来始终如一。

店里光线昏暗，没有人。浅浅直接走到后院，正看见一个小老头在葡萄架下喝茶，操着不标准的法语向她挥手：“歪内一西（过来）！歪内一西！快来看师父弄了什么好东西！这是天然玫瑰精油，一丁点就上千块……”

老头晃晃手中的玻璃小瓶，很大方地表示：“来闻闻纯度？乖的话可以借你一点。”

浅浅走过去，接过玻璃瓶嗅了嗅，笑道：“老师，您别想贿赂我给您烟，没有用的。”

老头抵死不承认：“哪有贿赂！”他改口道，“乖徒儿，我知道你爸也吸烟，我们是老烟友了。帮我去‘借’一根？”

老头是新中国较早的那一批香水工作者。本名赵匡胤，文革时被当作封资修批斗得惨烈，被迫改名赵宣，取意宣传社会主义新文化。早年去法国留学，毕业

^① 调香师往往被称为“鼻子”，因为调香师可能需要记忆3500种不同的香气，对他们来说，鼻子比眼睛更重要，他们必须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自己的鼻子。

时正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同期的同学大部分想办法留在了国外，只有老头消息不通，抱着为新中国添砖加瓦的理想归国了。

所幸的是他熬过了所有的批斗，撑到了改革开放的春天。老头是A市最先开香水店的人之一，卖自己调制的香水。起初卖得还不错，奈何岁月不饶人，当年买香水的妙龄少女已经成了大妈，他本人也六十有余了。幸好这店面是用早年分的房改建的，不用出房租，每月还有政府补贴，虽然生意不好，倒也自得其乐。

再后来，他按照居委会政策与李浅浅家结成孤寡老人帮扶小组。李妈端着冬瓜排骨汤来慰问的第一天，就遵医嘱没收了老头所有香烟。

“病号还想抽烟？我家那位没有肺炎我也不让他抽！”

于是老头只好和李父一起默默蹲墙角，惺惺相惜。

显然赵宣这次是偷囤的香烟抽完了，又懒得出门，只好在自己调教多年的徒儿身上动心思。

“我爸最近也在禁烟，在抽电视上那种电子烟。”

“真可怜。”老头同情道，随即哼唧，“真是的，年轻的时候师弟管着不让吸烟，老了徒儿也管我……这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了。”

“师弟？”

赵宣自知说漏嘴，迅速转移话题：“才从学校回来？”

“早放暑假啦，都跟您说过了！”浅浅立刻装委屈，“今天下午去了Lotus的招聘会，人家不要外语系的，而且还要有留学经验的。”

赵宣一听就瞪眼：“外语系的怎么啦？没留过学又怎么啦？谁敢说我是赵宣亲手调教的学生水平菜，我我我……”

找不到威胁手段，他也很委屈：“我的烟没了。”

Lotus的资深调香师大多在研发中心有个人工作室。尽管如此，公司依然在总部大楼里为他们准备了四间备用工作室，以保证在灵感突然来临的时候不会错过。

张桐走出十八楼的电梯，准备推开自己常用的那间备用调香室的门。

他刚握住门把手，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彬彬有礼道：“很抱歉，张先生，这间实验室周棠先生预约过了。”

拒绝是一门艺术。对于级别比自己高的上级，很少有助理能拒绝得礼貌得体又不卑不亢，语气声调拿捏得一分不差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他是欣赏肖隶的。

在Lotus，没有人不认识肖隶。他是Lotus排名NO.1的调香师周棠的私人助理，心腹中的心腹。慑于周棠的地位，员工们对他敬畏有加。而张桐以为，肖隶受到敬畏并不是因为周棠作为第一调香师的影响力，而是他本身就是个有手段的男人，静水流深，深藏不露，说话办事火候拿捏得精准无比。不讨论先来后到的问题，他随意地笑道：“没关系，肖先生请，我换间工作室。记得帮我问周棠好哦，有空出来聚餐！”

Lotus有个规矩，总部调香室不够用的时候，上级调香师可以随时借用下级调香师的工作室。不管对方在进行多么要紧的实验，只要你级别比他高，就可以随时把对方“请”出来。张桐当然不会委屈自己，他立刻给前台打电话要求调用工作室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前台小姐告诉他，四间工作室都不能调用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？

——Lotus排名前四的调香师同时在总部工作！

是巧合？他们一起在这里做什么？

张桐选择折回去问肖隶。肖特助礼貌地回答“我也不知道”，潜台词是无可奉告。

在这个品牌里，“五”是一个分界线。前四名的调香师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团体，排名第五的他永远没有资格涉足。

张桐慢慢收起笑容，暗自发誓，早晚他也会带着自己的人，踏平前四的位置。

手中还剩两份面试试卷和履历表。其中一个人的录用是毋庸置疑的，有巴黎留学经验，提交的香水作品创意不错，男性——完全符合要求。另一位叫……李浅浅。

优秀的调香师具有嗅觉想象力。比如张桐，他只用看配方表，便能在大脑里“闻”到尚未调制出的香水的气味。而这款被命名为“夏日”的香水，有些地方很奇怪。它把香柚、甜橙、柠檬香用巧妙的比例结合起来，丝毫没有夏天的炙热刺激，反而显得清新脱俗，让人想到夏季果实的清润。然而张桐的感觉也只能到此为止，其中有一些细节的比例让他觉得不对——作为头香的柠檬油使用得似乎过量了，而且一种香水竟然繁复地使用了十三种定香剂……

正是因为在意细节，他才想去工作室亲手调试。

他想起递交香方的人的确切相貌。简历上的名字是李浅浅，女孩。印象中刘海几乎遮住了脸，又戴着眼镜，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外表。能确定的是……平

胸。应该还是个黄毛丫头。

可是他那道写出香气成分的试题，只有那位留学生和这个黄毛丫头答对了。那是他头天在工作室里随意调配的香水，因此应聘者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见过配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女孩是现场唯一一个没有碰香水瓶的人。她仅仅是坐在那里，就写出了香水的所有成分。不仅是成分，竟然还包括了每种成分所占的比例，甚至连他随手加入的0.1%小豆蔻油都被准确地辨识出来了！这种嗅觉灵敏度不要说他自己，或许就连NO.1的周棠都不一定做得到。更让人不可置信的是，简历显示，这个女孩竟然不是相关专业的毕业生，大学主攻方向是语言文化。

说不定自己意外地抽到了一张好牌……

张桐这么想着，拨通了人力资源部部长的电话。

李浅浅在赵宣院子里的葡萄架下翻着这个月的《Perfume香》，师徒二人轮流一月买一本，相互换着看。

老头把香水店里间的客房改成了工作室，向着院子开了一扇小窗户透气。此刻，他正把头从窗户里探出来：“乖徒儿，来帮师父翻译法语资料嘛！”

“您不是留法人士吗？”葡萄架下凉快，浅浅不想挪窝。

“当年我有师弟。”老头回忆往昔，“啧，带他，堪比带字典……”

老头说到这里便打住了。“师弟”是个禁忌话题，只准老头一个人说漏嘴，还不让追问。浅浅只知道赵宣时常吹嘘自己有个牛逼的师弟，没有和他一同回国，而是留在了法国。老头年轻时懒惰成性，法语极度糟糕，幸而出门随身携带师弟，才平安度过留学时光。

浅浅翻着香妆杂志，发现这次的封面模特气质有些独特。西装领带一丝不苟，皮肤很白，眉眼深邃，金丝边框眼镜下的眼眸眯起来，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。旁边是艺术字大标题“香帝让·杰勒米大师再传弟子周棠再度获奖”。

原来不是模特，他就是Lotus排名第一的调香师周棠。

理论上说周棠是浅浅的偶像，十余年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老头子总是隔三差五买一堆价格昂贵的香水回来，捶胸顿足：“你看看人家的徒弟小棠又获奖了……又推出新作品了……又出国交流了……再看看自己养的这个，不成器啊不成器！扔掉算了！”

浅浅可委屈了，一来她是外语系的非专业人士，二来就算师父几十年如一日把周棠当成假想敌，那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哪根葱。况且这假想敌段位太高，直

接找上了让·杰勒米大师的再传弟子，李浅浅觉得自己就算粉身碎骨也完不成师父夙愿。

其实照片里还有一个穿黑西装的人，应该是周棠助理一类的人物。

男人身材消瘦挺拔，左手托着咖啡盘，脸有意无意间侧过去看向窗外，窗外透进来的光线模糊了他的五官，只能看见他侧脸简洁有力的轮廓线条，像是刀刻出来的。

李浅浅觉得这个人有些眼熟，仿佛在哪里见过。如果仅仅是普通助理，拍宣传照的时候应该会回避，既然没有回避，他又为什么会主动侧向窗户让光线模糊掉自己的脸？这个人拍照姿态很放松，并不带着助理们常有的那种拘谨。

一瞬间李浅浅想到了骑士。

站在黑暗中辅佐君王，低调、隐忍而拥有绝对实力的骑士。

正想着，手机响了。她接起来，听了两分钟，捂住听筒哭丧着脸转向赵宣：

“Lotus人力资源部……通知我复试，怎么办？”

逆光让周棠的肤色变暗，几缕刘海垂下来挡住了眼睛，和摊开摆在桌上的杂志宣传画上清爽明快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有时候一点光线的调整，一个细小的微笑，都会让一个人变得截然不同。

他承认自己是国内香水界的王者，但是并不认为肖隶是辅佐自己的骑士。他更倾向于把肖隶想成一条狗，训练有素、忠诚不二的杜宾犬——平时彬彬有礼，必要的时候可以露出利齿。

有些话不能对骑士说，但是可以对自家宠物说。

他合上书页，百无聊赖：“张桐被打了一个耳光，在人力资源部那里丢尽了面子。”

坐在房间角落沙发上的男人没有回话，依旧沉默地整理着资料。

“你不想知道是谁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忘记名字了，一个来应聘的女生。张桐好不容易向人力资源部要的名额，破格录用她做自己的专属助理，结果被拒绝了——哈哈，那女生还在上大学，这次来应聘纯属业余玩票。”周棠笑了起来，“张桐就是那个虎视眈眈一直想往上爬的调香师，排名第五……我觉得他还可以在这个名次上多待一段时间。”

周棠笑完了，又开始沉思：“按理说这个耳光扇得够响亮的，亏张桐还能做

好人。他竟然建议这个女孩不要再应聘助理调香师，直接参加香水新人秀。建议一个业余学生参加香水新人秀——她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让他如此在意？”

“有可能是这个男人想要自己的党羽想疯了，抓住什么都觉得是往上爬的救命稻草。”整理资料的男人终于开口了，“我去查查。”

肖隶办事效率很高。两个小时以后，他再次敲响了周棠办公室的门，递过去一份文件袋，欠身退出，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。

文件袋里只有一张纸，取出来，薄得能透过阳光。

这不是复印件，肖隶直接拿来了李浅浅给张桐的“夏日”配方表的原件。

周棠随意扫了眼内容。

蓝黑墨水，女孩子清秀的笔迹。

忽然间，脸色变了。

张桐看不懂这张配方表，不代表周棠不明白。他清楚地知道那十三种定香剂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
召集Lotus前四名调香师研究了三年未果的东西——竟然就这么出现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丫头手里？简直不可能，一定是巧合。

浅浅没有想到会通过面试。

打电话来的是Lotus的人力资源部，几分钟后电话被转到一个男人手上。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带着玩世不恭的调调，他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张桐，你的面试官。李小姐，你是那天在场唯一一位不碰香水瓶就正确判断出香氛的人，我欣赏你这种过人的嗅觉敏锐度。”

她懂得什么叫“先扬后抑”，正可怜兮兮地听着，对方却自始至终心情很好：“没关系，你的情况我知道了。我会向人力资源部解释的，不用担心。”

面试资格审核的责任在张桐，况且浅浅跨专业，应聘的又只是普通的助理调香师，张桐特地指明要她做专属助理，必定要经过层层审批，兴师动众——这种情况下被放鸽子，要说完全不尴尬是不可能的。

她抓着手手机不住地道歉。

张桐却说：“一定要赔罪的话，周末来陪我喝杯咖啡好了，顺便再谈谈香水新人秀的事情嘛。”

电话挂得很轻浮，仿佛浅浅在招聘会上的小捣乱不过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插曲，对面试官并没有任何影响，反而成为两人结交的契机。